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禮記集說卷一百四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二百三十二　經部

禮記集說卷一百四　宋 衛湜 撰

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以嫁子可以取婦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取妻下殤之小功則不可

鄭氏曰此皆謂可用吉禮之時父大功卒哭而可以冠子嫁子小功卒哭而可以取婦已大功卒哭而可以冠子小功卒哭而可以取妻必偕祭乃行也下殤

小功齊衰之喪除喪而後可為昏禮凡冠者其時當冠則因喪而冠之

孔氏曰大功謂已有大功之喪末謂卒哭之後取婦有酒食之會集鄉黨僚友涉近歡樂故大功之末乃可得為也經文大功據已身不云父小功據其父不云身互而相通故鄭註同之謂父及已身俱有大功之末小功之末父是大功之末已亦是大功之末乃得行此冠子嫁子父小功之末已亦小功之末可以

嫁取必父子俱然乃得行事故云必偕祭乃行知父
子俱大功小功者若姑姊妹出適父子俱為大功從
祖兄弟父子俱為小功其服同也若父齊衰子大功
則不可若父大功子小功可以冠嫁未可取婦必父
子俱小功之末可以取婦若父小功已緦麻灼然合
取可知下殤小功謂本齊衰重服降在小功不可冠
嫁其餘小功可以冠取若其齊衰長殤中殤降在大
功理不可冠嫁矣經云大功小功之末可以吉冠則

大功小功之初當冠之時則因喪服而冠之鄭因前經三年之喪可冠於此復明輕喪亦可冠也

范氏曰按禮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此於子已為無服也以巳尚在大功喪中猶未忍為子娶婦近於歡事也故於冠子嫁子則可娶婦則不可矣已有緦麻之喪於祭亦廢婚亦不通矣況小功乎　又曰五服之制各有月數月数之內自無吉事故曰縗麻非所以接弁冕也春秋左氏傳齊侯使晏子請繼室於

晉叔向對曰寡君之願也縗絰之中是以未敢請時

晉侯有少姜之喪耳禮貴妾緦而叔向稱在縗絰之

中推此而言雖輕喪之麻猶無婚姻之道也而敦本

敬始之義每於婚冠見之矣雜記曰大功之末可以

嫁子小功之末可以娶婦而下章云已雖小功卒哭

可冠娶妻也二文誠爲相代尋此言爲男女失時或

繼嗣未立者耳非通例也

横渠張氏曰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父小功

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可以娶婦疑大功之末巳下十二字為衍宜直云父大功之末云父大功則是巳小功之末也而巳之子緦麻之末也故可以冠取也蓋冠取者固巳無服矣凡卒哭之後皆是末也所以言衍者以上十二字義無所附著巳雖小功既卒哭可與冠取妻是巳自冠取妻也

山陰陸氏曰父小功之末謂小功服之在父行者若從祖父母從姊妹從祖父祖母從祖祖姑是也大功

之末在卑行者若孫及從父兄弟從父姊妹兄弟之子婦是也大功之末不言可以取婦不可以取婦也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取妻言主冠取者雖在可以主之域然其冠取者若有小功未卒哭亦不可

凡弁經其衰侈袂

鄭氏曰侈猶大也弁經服者弔服也其衰錫也緦也疑也袂之小者二尺二寸大者半而益之則侈袂三尺三寸

孔氏曰弔服首著弁絰身著錫衰緦衰疑衰此三衰大作其袂若士則其衰不侈也故周禮司服有玄端素端註云變素服言素端明異制大夫以上侈之明士不侈故稱端

父有服宮中子不與於樂母有服聲聞焉不舉樂妻有服不舉樂於其側大功將至辟琴瑟小功至不絶樂

鄭氏曰宮中子與父同宮者也禮由命士以上父子異宮不與於樂謂出行見之不得觀也將至來也辟

琴瑟亦所以助哀

孔氏曰父有服在宫中不與於樂謂命士以下與父同宫者若異宫則得與於樂　崔氏曰父有服齊衰以下之服也若重服則期後猶有子姓之冠自不當與於樂

長樂黄氏曰註云宫中子與父同宫者禮由命士已上父子異宫正義從而解云若異宫則得與樂上文言諱雖子之服盡尚從父諱其父之所諱豈命士而

上父有喪服者子可與樂哉今詳之父有服宮中者譬諸父方持服在家未出而從吉之時其子或輕而先除或親盡而無服以其父方在喪服哀慼未終不可與於樂也亦如從父諱於先祖之禮也次云毋有服妻有服亦謂方在服制之中亦隨其降殺其宮中者謂持服不出之際則其義明焉非謂同宮室居命士而上父有喪服子可觀聽音樂者也

山陰陸氏曰此一節自士上達父有服有作樂者宮

中雖不聞子不敢與也母有服聲聞焉不敢舉樂妻有服於其側不舉爾所謂不與於樂非直不舉也長樂陳氏曰父生我者也尊而不親故父有服宮中子不得與於聞樂況舉樂乎母鞠我者也親而不尊故母有服不得以舉樂雖聲聞焉可也妻齊我者敵體而已故妻有服不舉樂於其側雖不於其側舉之可也是人子有服於母其情殺於父而於妻又殺於母也樂不止於琴瑟而琴瑟特常御者而已曲禮曰

君子無故不徹琴瑟大功之親有服其將至則爲有故矣雖辟琴瑟可也未至則不必辟琴瑟矣小功之親有服雖至不絶樂其將至又可知矣雖然小功至不絶樂若夫於已有小功之喪議而及樂又禮之所弃也

姑姊妹其夫死而夫黨無兄弟使夫之族人主喪妻之黨雖親弗主夫若無族矣則前後家東西家無有則里尹主之或曰主之而附於夫之黨

鄭氏曰此謂姑姊妹無子寡而死也夫黨無兄弟無緦之親也其主喪不使妻之親而使夫之族人婦人外成主必宜得夫之姓類也里尹主之喪無無主也里尹閭胥里宰之屬諸侯弔於異國之臣則其君為主里尹主之亦斯義妻之黨自主之非也夫之黨其祖姑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姑姊妹在夫家而死無後使外人為主之事或曰主之者或人之說云妻黨主之而祔

祭之時夫之黨主之非也案周禮六鄉之内二十五家為里里置一宰下士也諸侯之臣在國而死他國君來弔則君為主死者雖至親不得為主里尹主之亦此義

新安朱氏曰古法既廢鄰家里尹決不肯祭他人之親則從宜而祀之别室其亦可也

山陰陸氏曰言妻之黨雖親弗主苟夫無族矣雖視朋友至於祔而止可也喪服小記曰大功者主人之

喪有三年者則必為之再祭朋友虞祔而已

麻者不紳執玉不麻麻不加於采

鄭氏曰吉凶不相干也麻謂絰也紳大帶也喪以要絰代大帶也麻不加於采衣采者不麻謂弁絰者必服弔服是也采玄纁之衣

孔氏曰尋常執玉行禮不得服衰麻聘禮已國君薨至於主國衰而出註云於是可以凶服將事似行聘饗執玉得服衰絰者彼謂受主君小禮得以凶服若

行聘饗大事則吉服也弁經之麻不得加於玄衣纁裳之采

山陰陸氏曰據此若弁經雖服皮弁而經非常服之弁歟弁師王之皮弁服會五采

國禁哭則止朝夕之奠即位自因也童子哭不偯不踴不杖不菲不廬

鄭氏曰禁哭謂大祭祀時雖不哭猶朝夕奠自因自用故事童子未成人不能備禮也當室則杖

孔氏曰即位自因者孝子於殯宫朝夕奠之時即阼階下位自因其故事而設奠也案問喪云童子當室則免而杖當室謂十五以上若世子生則杖故曽子問云子衰杖成子禮是也　皇氏曰童子當室則備此經中五事問喪之免而云杖舉重言也

山陰陸氏曰國禁哭則止朝夕之奠即位自因也此一節宜承如始即位之禮脱爛在是言若國禁哭則之他室不哭其入奠與即位猶自因也

孔子曰伯母叔母疏衰踊不絶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絶於地如知此者由文矣哉由文矣哉

鄭氏曰由用也言知此踊絶地不絶地之情者能用禮文哉能用禮文哉美之也伯母叔母義也姑姊妹骨肉也

山陰陸氏曰疏衰大功文也踊絶不絶情也伯叔母之喪文至而情不至姑姊妹之喪文不至而情至知此者則凡於禮知由於内矣故曰如知此者由文矣

哉若夫徒文具而無至誠惻怛之實失是矣

廬陵胡氏曰踊絶地不絶地義有輕重豈由禮文而

已哉

泄柳之母死相者由左泄柳死其徒由右相由右相泄

柳之徒為之也

鄭氏曰亦記失禮所由始也泄柳魯穆公時賢人也

相相主人之禮

孔氏曰相主人之禮法相者由左孟子云魯穆公時

子柳子思為臣子柳即此泄柳也

山陰陸氏曰由右相雖非古在可以然之域凡經言自某始記失禮所由始也即言為之君子有取焉據鞶巾以飯公羊賈為之也由右相泄柳之徒為之也

七月而禘獻子為之也

天子飯九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

鄭氏曰此蓋夏時禮也周禮天子飯含用玉

孔氏曰典瑞云大喪共飯玉含玉禮戴說天子飯以

珠含以玉諸侯大夫士飯以珠含以貝皆非周禮並夏殷之法左傳成十七年子叔聲伯夢食瓊瑰哀十一年齊陳子行命其徒具含玉此等皆是大夫而以珠玉爲含者以珠玉是所含之物故言之非謂當時實含用珠玉也

山陰陸氏曰士喪禮貝三實于笄此士三之證也案珠玉曰含玉貝亦曰含則散言之飯含通也鄭氏謂蓋夏時禮周禮天子飯含用玉誤矣典瑞言玉職也

貝非所言大戴禮天子飯以珠含以玉諸侯飯以珠大夫士飯以珠含以貝典瑞大喪共飯玉含玉則珠有以玉為之者矣玉府所謂珠玉是也諸侯言飯不言含則蒙上含以玉可知然則飯以珠不必言矣其言之則以天子珠兼以玉諸侯以珠而已稽命徵曰天子飯以珠含以玉諸侯飯以珠含以璧相備也相備而天子言玉諸侯言璧璧器也

廬陵胡氏曰春秋時子叔聲伯陳子行臣飯含僭君

疑衰周時禮鄭謂此等夏殷禮無所依據又檀弓飯用米貝鄭不疑於夏殷獨疑此何也

士三月而葬是月也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士三虞大夫五諸侯七

鄭氏曰尊卑恩之差也天子至士葬即反虞

孔氏曰大夫以上葬與卒哭異月者以其位尊念親哀情於時長遠士職卑位下禮數未申故葬罷即卒哭檀弓云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不顯尊卑是貴賤

同然

山陰陸氏曰士踰月而葬容外姻至大夫三月而葬容同位至諸侯五月而葬容同盟至天子七月而葬容同軌至左傳云同軌畢至著同盟以下雖至有不畢也若其卒哭遲速不同則以其德服喪有隆殺也諸侯使人弔其次含襚賵臨皆同日而畢事者也其次如此也

鄭氏曰言五者相次同時

孔氏曰諸侯使人弔鄰國先行弔禮宣君命人以飲食為急故含次之食後須衣故襚次之有衣即須車馬故賵次之君事既畢則臣行私禮故臨在後事雖多同一日畢也

卿大夫疾君問之無算士壹問之君於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為士比殯不舉樂

孔氏曰案喪大記君於大夫疾三問之此無算謂有師保恩舊之親或三問謂君自行無算謂遣使也

升正柩諸侯執綍五百人四綍皆銜枚司馬執鐸左八人右八人匠人執羽葆御柩大夫之喪其升正柩也執引者三百人執鐸者左右各四人御柩以茅

鄭氏曰升正柩者謂將葬朝于祖正棺於廟也五百人謂一黨之民諸侯之大夫邑有三百户之制綍引同耳廟中曰綍在塗曰引互言之御柩者居前道正之大夫士皆二綍

孔氏曰此經明諸侯大夫送葬正柩之禮執鐸之差

将葬朝於祖廟柩升廟之西階既夕禮云升自西階正柩於兩楹間是也銜枚止諠囂也司馬夏官主武故執金鐸率衆左右各八人夾柩以號令於衆也匠人工人也以鳥羽注於柄頭如蓋謂之羽葆匠人主宮室故執羽葆居柩前御行於道指揮為進止之節也周禮喪祝御柩謂王禮也案周禮注六鄉主六引六遂主六紼經云執紼應舉六遂而言黨者正取一黨之人數耳邑有三百戶之制謂小國中下大夫也

其實大國下大夫亦三百户故論語云奪伯氏駢邑三百註云伯氏齊大夫是齊為大國下大夫亦三百家也

嚴陵方氏曰載柩有車車有副焉而載柩者為正大夫殺禮於諸侯故以茅取其色白宜於凶禮且以表哀素之心焉楚軍前茅亦以兵凶器也

孔子曰管仲鏤簋而朱紘旅樹而反坫山節而藻棁賢大夫也而難為上也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賢

大夫也而難為下也君子上不僭上下不偪下

鄭氏曰難為上也言其僭天子諸侯鏤簋刻為蟲獸也冠有笄者為紘紘在纓處兩端上屬下不結旅樹門屏也反坫反爵之坫也山節薄櫨刻之為山梲侏儒柱畫之為藻文難為下言其偪士庶人也豚俎實豆徑尺言并豚兩肩不能覆豆喻小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奢儉失禮之事祭義云天子冕而朱紘山節而藻梲天子之廟飾論語云邦君樹塞門

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此天子諸侯之制而管仲為之當時謂管仲是大夫之賢者尚為此僭上之事是難可為上者言他人在管仲之上者皆被僭之也旅樹山節已具禮器及特牲疏依禮豚在於俎以豆形既小尚不揜豆明豚小之甚不謂豚在豆也平仲賢大夫猶尚偪下是在平仲之下者恒被平仲而偪也

馬氏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相齊之業可

謂賢矣然有功而不必有德有才而不必有禮故能九合諸侯而不能治一身能一言省刑而不能善一祭此敬仲君子以為濫平仲君子以為隘也故言其功與才則孔子稱其勲勞而荀子第其優劣言其德禮則曽西所不為而孟子所不與也以是知非有德不可以知禮非有禮不足以成德德禮既備豈有失哉

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踰封而弔如三年之喪則君夫人

歸夫人其歸也以諸侯之弔禮其待之也若待諸侯然夫人至入自闈門升自側階君在阼其他如奔喪禮然

嫂不撫叔叔不撫嫂

鄭氏曰踰封越竟也君夫人歸奔父母喪也其歸也以諸侯弔禮其待之若待諸侯謂夫人行道車服主國致禮入自闈門升自側階不自同於賔客也宫中之門曰闈門為相通者也側階亦旁階其他謂哭踊髽麻嫂不撫叔叔不撫嫂遠别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諸侯夫人奔父母喪節如若也若父母三年之喪則雖君之夫人歸往奔喪也非三年喪則不歸女子出適爲父母期云三年者以本親言也案喪大記夫人弔於大夫士入自大門升自正階今此不然以女子不同於女賓之䟽也主國之君在阼階待之不降階而迎言其他如奔喪禮嫌夫人位尊與卿大夫妻奔喪禮異故明之

嚴陵方氏曰男不入女不出則婦人其可以踰封乎

唯弔三年之喪然後踰封而弔哀有所重故也檀弓言五十無車者不越疆而弔人者所以優老也此之所言特以防微而已闈門宮中旁出之門也撫謂撫存之也與不通問同義

李氏曰穀梁傳曰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故曰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踰封而弔春秋書曰鄭伯姬來歸傳曰大歸也大歸而猶曰鄭夫人之也故曰若待諸侯然非三年之喪則雖衛之亡而許穆夫人不得

歸唁者大夫守之以義故也

君子有三患未之聞患弗得聞也既聞之患弗得學也既學之患弗能行也君子有五恥居其位無其言君子恥之有其言無其行君子恥之既得之而又失之君子恥之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恥之衆寡均而倍焉君子恥之

鄭氏曰恥民不足者古者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衆寡均謂俱有役事人

數等也倍焉彼功倍已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在位君子有三患五恥之事人須多識若未聞知患不得聞也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今之撫養使民逃散是地有餘而民不足役民衆寡彼已均等他人功績倍多於已由不能勸課督率故君子皆恥之

嚴陵方氏曰弗聞則無由知弗學則無由能弗行則無由至道始於聞而知中於學而能卒於行而至雖

然聞之矣而不能學則與無聞同學之矣而不能行
則與不學同故君子每以是為患焉昔舜居深山聞
一善言則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此其至也子路
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又其次也若冉求對孔子
以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豈知所謂聞而能學乎
齊王欲孟子姑舍爾所學而從我豈知所謂學而能
行乎君子居其位將以行道道非言無自而行居其
位而無其言是備位耳孟子曰立乎人之本朝而道

不行恥也其謂是歟言之者衆而行之者寡言之爲易而行之爲難有其言而無其行是空言耳孔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又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其謂是歟君子進以禮位固不可以苟得退以義則位又不可以苟失既得之而又失之則非義而退矣孔子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其謂是歟政不足以聚人則民不繁民不繁則有曠土矣故地有餘而民不足曲禮曰地廣大荒而不治此亦士之辱

也其謂是歟術不足以使人則事不逮事不逮則有廢功故衆寡均而倍焉孟子曰地醜德齊莫能相尚其謂是歟所謂衆寡均而倍者彼力均於此而我功少於彼也雖然孔子嘗謂鄙夫事君其未得之患不得之既得之患失之此乃言既得之又失之蓋鄙夫之心在乎固其位君子之心在乎稱其位勢不足以固其位而失之者鄙夫所患也德不足以稱其位而失之者君子所恥也此所以爲異三患之所言者道

故曰患五恥之所言者事故曰恥此所以言三患於前而後言五恥唯其知所患故能終至於無患唯其知所恥故能終至於無恥

廬陵胡氏曰楚許伯樂伯攝叔致師能行其所聞而復者能力行也故聞也學也患弗得不患弗能唯行也患弗能也能猶力也衆寡均而倍焉若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也

孔子曰凶年則乘駑馬祀以下牲

鄭氏曰自貶損亦取易供也駑馬六種最下者下牲少牢若特豖特豚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凶荒君自貶損也校人馬有六種種馬戎馬齊馬道馬田馬此五路所乘駑馬負重載遠所乘凶年人君自貶乘駑馬也天子諸侯常祭大牢凶荒則用少牢諸侯之卿大夫常祭用少牢降用特豖士常祭用特豖降用特豚如此之屬皆為下牲

嚴陵方氏曰馬不良謂之駑牲非純全謂之下

山陰陸氏曰下牲蓋猶用其本牲之下者也故祭凶年不儉

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

鄭氏曰時人轉而僭上士之喪禮已廢矣孔子以教孺悲國人乃復書而存之

嚴陵方氏曰喪禮將亡聖人不可以不書必待孺悲學之然後孔子書之者以明禮之不廢亦有所因也

山陰陸氏曰儀禮士喪是歟

子貢觀於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為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

鄭氏曰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祭也國索鬼神而祭祀則黨正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於是時民無不醉者如狂矣曰未知其

樂恠之也蜡之祭主先嗇大飲烝勞農以休息之言民皆勤稼穡有百日之勞喻久也今一日使之飲酒燕樂是君之恩澤非女所知言其義大也張弛以弓弩喻人也弓弩久張之則絶其力久弛之則失其體孔氏曰此一節明蜡月鄉飲酒之樂蜡謂王者於亥月報萬物休老息農又各燕會飲酒於黨學中故子貢往觀之民勤稼穡其實一年而云百日舉其成數以喻久也張謂張弦弛謂落弦張而不弛則絶其弓

力喻民久勞不息亦損民力弛而不張則失弓往来之體喻民久休息則志驕逸若調之以道化之以理張弛以時勞逸以意則文武得其中道也

藍田呂氏曰蜡索祭也歲十二月歲將終矣百物成矣凡物之神苟有功于人無不舉而祭之故司嗇也百種也農也郵表畷也貓也虎也坊也水也謂之八蜡祭之道至于蜡則報之禮備矣故曰仁之至義之盡也自秋成至于十二月有百日在百日中索是鬼

神以修蜡禮故曰百日之蜡至于十二月乃祭祭而遂息田夫故曰一日之澤一方不成則蜡不行於其方謹愛民財而不可費也順成之方蜡祭乃行必使不成之方移民而就粟也

嚴陵方氏曰蜡者既勞之而報之也澤者欲息之而加之惠也勞之其來也久故言百日之蜡息之其及也均故言一日之澤方其勞之之初猶弓之張而有為也及其息之之後猶弓之弛而非作也張之以武

所以告始弛之以文所以成終百日之蜡始於春一日之澤終於冬亦是意也

馬氏曰王者奉天牧民以施政春夏使之耕作秋冬使之收成欲其富也能勿勞乎致其勞也能勿息乎既蜡而收民息已則飲之酒使其相樂是也子貢觀蜡但見其狂是上不知觀天道下不能酌民情故孔子告之以百日之蜡一日之澤而又言張而不弛文武不能弛而不張文武不為蓋推蜡之澤以治民推

民之意以承天則不為久張以著其仁不為久弛以著其義自非聖人安能明此

山陰陸氏曰弛而不張聖人有所不為張而不弛聖人有所不能

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為之也

鄭氏曰記魯失禮所由也孟獻子魯大夫仲孫蔑也魯以周公之故得以正月日至之後郊天亦以始祖

后稷配之獻子欲尊其祖以郊天之月對月禘之非也魯之宗廟猶以夏時之孟月爾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

孔氏曰此一節明魯郊禘之事獻子仲孫蔑謚也正月周正月建子之月也日至冬至日也有事謂南郊祭所出之帝靈威仰也周以十一月為正其月日至若天子則圜丘魯以周公之故得郊天所以於此月郊所出之帝此言是也七月周七月建午之月也日

至夏至日也有事謂禘祭於祖廟此言非也魯之祭祀猶用夏法禘於孟月孟月於夏家是四月於周為六月獻子以二至相當以天對祖乖失禮意獻子為之記其失所由也案春秋宣九年獻子始見經案僖八年於時未有獻子而七月禘者鄭云以僖公八年正月公會王人于洮六月應禘以在會未還故至七月乃禘理不合譏為致夫人故書之獻子既七月而禘春秋不書於經以示譏者魯時暫行之又此不云

自獻子始是不恒行也

山陰陸氏曰此言冬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夏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僖公蓋嘗用此秋七月禘于大廟是也

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也

鄭氏曰亦記魯失禮所由也周之制同姓百世婚姻不通吳大伯之後魯同姓昭公取於吳謂之吳孟子不告於天子自此後取者遂不告於天子天子亦不

命之

孔氏曰諸侯夫人亦天子所命或是王后無畿外之事故天子命畿外諸侯夫人此文是也若畿内諸侯及卿大夫之妻則玉藻註云天子諸侯命其臣后夫人亦命其妻是也

外宗爲君夫人猶内宗也

鄭氏曰皆謂嫁於國中者爲君服斬夫人齊衰不敢以其親服服至尊也外宗謂姑姊妹之女舅之女從

母皆是也内宗五屬之女也其無服而嫁於諸臣者從為夫之君嫁於庶人從為國君

孔氏曰君内宗為君悉服斬衰為夫人齊衰則君外宗之女為君及夫人與内宗同故云猶内宗也案禮族人不敢以其戚戚君則異族者亦不可以戚戚君故不以其親服服至尊也鄭知嫁於國中者以經云為君夫人是國人所稱號故也國外當云諸侯古者大夫不外取故君之姑姊妹嫁於國内大夫為妻是

其正也舅之女及從母在國中非正也諸侯不内取舅女及從母不得在國中諸侯雖曰外取舅及從母元在他國而舅之女及從母不得來嫁與已國卿大夫為妻以卿大夫不外取也内宗外宗嫁在他國皆為本國諸侯服斬或云在他國則不得也此外宗與喪服外宗為君别也故鄭注彼云外宗是君之外親之婦此外宗惟據君之宗

廐焚孔子拜鄉人為火來者拜之士壹大夫再亦相弔

之道也
鄭氏曰言拜之者為其來弔已宗伯職曰以弔禮哀禍災
孔氏曰廐焚孔子馬廐為火焚孔子拜鄉人來慰問者雖非大禍災亦是相哀弔之道也
山陰陸氏曰廐焚雖不問馬然猶為為火來者拜也
録之以著聖人言動之間無所不為法
孔子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為公臣曰其所與遊

辟也可人也管仲死桓公使爲之服宦於大夫者之爲之服也自管仲始也有君命焉爾也

鄭氏曰可人也言此人可也但居惡人之中使之犯法宦猶仕也此仕於大夫更升於公與違大夫之諸侯同爾禮不反服

孔氏曰此一節明大夫之臣雖仕於公反服大夫之服孔子論説管仲之事管仲於盜中簡取二人薦上以爲桓公之臣謂此盜人所與交遊是邪辟之人故

為盜其人性行是堪可之人也依禮仕於大夫升為公臣不合為大夫著服管仲死桓公使此二人著服自此升為公臣者皆服官於大夫之服記失禮所由又記桓公不忘賢者之舉也

山陰陸氏曰言其所以放辟為盜以其所遊也故君子居必擇鄉遊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為其所為主服與違大夫之諸侯不同蓋世衰道微君不能教始服其師君不能舉而所為主者有服矣

過而舉君之諱則起與君之諱同則稱字

鄭氏曰舉猶言也起立者失言而變自新稱字謂諸臣之名也

孔氏曰此明辟君之諱過謂過誤也

内亂不與焉外患弗辟也

鄭氏曰謂卿大夫也同僚將為亂已力不能討不與而已至於鄰國為寇則當死之也春秋魯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傳曰君子辟内難而不辟外難

孔氏曰此經明卿大夫辟內亂之事引春秋莊二十七年公羊傳文案彼云大夫不書葬此何以書公子慶父公子牙通乎夫人以脅公季子起而治之則不得與于國政坐而視之則親親故請至于陳葬原仲至莊三十二年季子與國政故逐慶父酖叔牙也此註力不能討亦謂不與國政若與國政力能討而不討則責之宣二年晉史董狐書趙盾以弑君是也

嚴陵方氏曰門內之治恩揜義內亂不與者所以重

恩也門外之治義斷恩外患不辟者所以重義也
贊大行曰圭公九寸侯伯七寸子男五寸博三寸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寸半玉也藻三采六等
鄭氏曰贊大行者書說大行人之禮者名也藻薦玉者也三采六等以朱白蒼畫之再行也子男執壁作此贊者失之矣
孔氏曰此名五等諸侯所執圭玉之制周禮有大行人篇掌諸侯五等之禮作記之前有人說書贊明大

行人之事記者引之剡殺也圭與璧殺上左右角各寸半也五等諸侯圭璧雖異而俱以玉為之故云玉也藻謂以韋衣板以藉玉者三采朱白蒼也六等六行也謂三色每色為二行是三采六等案聘禮記云朝天子圭與繅皆九寸繅三采六等典瑞云公侯伯皆三采三就謂一采為一就其實采別二就三采則六等也典瑞又云子男皆二采再就二采則四等又云瑑圭璋璧琮繅皆二采一就以頫聘此謂卿大夫

二采共一就也天子五采五就則十等也此經則公侯伯子男總云博三寸剡上左右各寸半此謂圭也總包子男失之矣

山陰陸氏曰聘禮記曰所以朝天子圭與繅皆九寸問諸侯朱綠繅八寸蓋上言所以朝之玉下言以聘他國者也繅八寸則圭亦八寸可知故曰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頫聘子男執璧以朝以圭聘頫今此言圭則子男聘頫之玉也鄭氏謂子男執璧作此贄

者失之矣誤也正言玉也則所謂博三寸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寸半主公言之其餘以是為差上公用龍四玉一石雖曰玉可也故曰藻三采六等據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繅皆二采再就

長樂陳氏曰玉之藉以繅而繅之長眡玉采以象德之文就以象文之成君子以貞剛之質存乎内而以柔順藉之於外又有文焉然後可以行禮矣玉五采五就色不過五也公侯伯皆三采三就降殺以兩也

子男二采而大夫聘玉亦二采者禮窮則同也繅或作藻冕繅織絲為之則圭繅亦然鄭氏與杜預皆謂韋為之亡據也禮書

哀公問子羔曰子之食奚當對曰文公之下執事也

鄭氏曰問其先人始仕食禄以何君時

嚴陵方氏曰文公之下執事也自此而下宜更有辭容簡脫之耳

成廟則釁之其禮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爵弁純衣雍人

拭羊宗人視之宰夫北面于碑南東上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刲羊血流于前乃降門夾室皆用雞先門而後夾室其衈皆於屋下割雞門當門夾室中室有司皆鄉室而立門則有司當門北面既事宗人告事畢乃皆退反命于君曰釁某廟事畢反命于寢君南鄉于門内朝服既反命乃退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釁屋者交神明之道也凡宗廟之器其名者成則釁之以豭豚

鄭氏曰廟新成必釁之尊而神之也宗人先請於君

曰請命以釁某廟君諾之乃行宰夫攝主故居上拭靜也自由也其衈謂將刲割牲以釁先滅耳旁毛薦之耳聽聲者告神欲其聽之周禮有刉衈有司宰夫祝宗人也告事畢告宰夫也君朝服者不至廟也路寢生人所居不釁者不神之也考之者設盛食以落之爾檀弓曰晉獻文子成室諸大夫發焉是也宗廟名器謂尊彝之屬

孔氏曰此一節論釁廟及考路寢之事宗廟初成則

殺羊取血以釁之其禮謂釁廟之禮爵弁士服也純衣謂絲衣則玄衣纁裳也雍人是厨宰之官拭靜其羊於廟門外案大戴禮釁廟篇云成廟則釁以羊君玄服立於寢門内南鄉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玄服宗人曰請命以釁其廟君曰諾遂入雍人拭羊乃行入廟門碑南北面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封羊血流于前乃降此皆大戴禮文初受命寢門内君與祝宗人宰夫雍人等皆著玄服謂朝服緇衣素裳等

其祝宗人等入廟之時則爵弁純衣也雍人抗舉其羊由屋東西之中謂兩階之間而升也當屋棟上之中南面刲割其羊使血流于前也門廟門夾室東西廂不用羊各一雞凡三雞故云皆用雞如上用羊升屋割之也未刲羊雞之時先滅耳旁毛以薦神廟則在廟之屋下門與夾室則在門夾室之屋下故云其衈皆於屋下衈訖然後升屋而釁門與夾室亦當門屋上及室上之中釁既畢反報君命於路寢考之謂

與賔客燕會以酒食澆落之即歡樂之義也器之作名者成則殺豭豚血塗之細者成則不釁鄭註周禮云毛牲曰刉羽牲曰衈此經有羊有雞無刉文總以衈包之周禮對文耳　皇氏曰舉羊謂掛羊於屋自中謂在屋之中中屋謂羊在屋棟之下縣之上下處中

長樂陳氏曰釁者塗釁以血交神明之道也廟成則釁室成不釁以室不可以神之也宗廟之器其名者

釁非名者不足以神之也然則周官羊人釁共羊牲將以釁廟也雞人釁共雞牲將以釁門及夾室也犬人幾珥用駹禮記言宗廟之器釁之以豭豚則釁牲不特雞羊而已賈公彦曰或羊或犬俱得為釁是也古之用釁者多矣若天府釁寶鎮及寶器小子釁邦器及軍器龜人釁龜圉人釁廐以至社稷五祀與夫師行之主藏約之户或釁於始成或釁於將用其禮豈一端哉然釁有司行事而君不親犬羊為牲而牛

馬不預爵弁而不冕牲毳而不純則釁之爲禮也小

矣後世有以牛釁鍾而甚者有叩人鼻以衈社此先

王之所弃也

嚴陵方氏曰考即宣王考室之考且考有燕必用酒

者陽之盛也寢者人之所居故以陽之盛者考之釁

有祭祭止用血血者隂之至也廟者神之所居故以

隂之至者釁之亦各從其類也衈者刲其耳而薦其

毛也凡器莫不有名先儒言名器謂尊彝之屬者以

其名之尤著故也若名山謂之名亦以是而已

橫渠張氏曰釁名器以豭豚而齊宣王釁鐘以牛戰國時無復常制不然又何以欲以羊易之

諸侯出夫人夫人比至於其國以夫人之禮行至以夫人入使者將命曰寡君不敏不能從而事社稷宗廟使使臣某敢告於執事主人對曰寡君固前辭不教矣寡君敢不敬須以俟命有司官陳器皿主人有司亦官受之

鄭氏曰行道以夫人之禮者棄妻致命其家乃義絶不用此為始也前辭不教謂納采時此辭賓在門外擯者傳焉賓入致命如初主人卒辭曰敢不聽命器皿其本所賫物也律弃妻畀所賫

孔氏曰自此至稱之一節論諸侯出夫人及卿大夫以下出妻之事夫人有罪諸侯出之令歸本國禮尚謙退不能指斥夫人之罪故使者將命云寡君才知不敏不能隨從夫人共事社稷宗廟使使臣某告在

下之執事須待也俟亦待也敬須待君命也使人得主人荅命使有司之官陳夫人嫁時所賫器皿之屬以還主國主國亦使有司領受之並云官者明付受悉如法也

妻出夫使人致之曰某不敏不能從而共粢盛使某也敢告於侍者主人對曰某之子不肖不敢辟誅敢不敬須以俟命使者退主人拜送之如舅在則稱舅舅沒則稱兄無兄則稱夫主人之辭曰某之子不肖如姑姊妹

亦皆稱之

鄭氏曰肖似也不似言不如人誅猶罰也稱舅稱兄言弃妻者父兄在則稱之命當由尊者出也唯國君不稱兄姑姊妹見弃亦曰某之姑某之姊若妹不肖

孔氏曰稱舅謂妻被出夫之父在則稱父名使使來告也稱兄謂夫兄之名不云舅没則稱母者婦人之名不合外接於人也若有死喪則稱母弔故曾子問云母喪稱母夫身無兄則稱夫名使某來告則上文

是也夫之父兄遣人致命之辭未聞

嚴陵方氏曰夫婦之道合則納之以禮不合則出之以義人倫之際有所不免也故先王亦存其辭焉

孔子曰吾食於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我以禮吾祭作而辭曰疏食不足祭也吾飱作而辭曰疏食也不敢以傷吾子

鄭氏曰言貴其以禮待已而為之飽也時人倨慢若季氏則不以禮矣少施氏魯惠公子施父之後

孔氏曰此一節明少施氏以禮食孔子吾祭謂孔子祭也作起也飧謂强飯以答主人之意

横渠張氏曰後世不安於禮相見唯務簡便至如賔主相與為禮安然不動復何相勸相敬之意但以酒食相與醉飽而已古人非不知此簡便必自進籩豆几席酌酒而拜所以致其敬也末世雖宗廟之饗父母之養禮意猶有所闕然所謂如食宜飫如酌孔取但取飲食醉飽而已殊非養老之意老馬反為駒不

顧其後孔子食於少施氏而飽必是少施氏有禮也食於季氏不食肉而飱孔子雖欲行禮施於季氏必是不知故不若辭食而已凡禮必施之知者若為不知禮亦難行

嚴陵方氏曰孟子曰呼而與之行道之人不受蹴而與之乞人則不屑也孔子食於少施氏苟非食之以禮又安得為之飽乎觀其賔祭與飱主人皆作而辭則其有禮也可知矣飱者食後而更飱傷謂傷廉也

山陰陸氏曰詩所謂既飽以德者此歟

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婦見舅姑兄弟姑姊妹皆立于堂下西面北上是見已見諸父各就其寢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禮之婦人執其禮燕則鬈首

鄭氏曰納幣謂昏禮納徵也十个為束貴成數兩兩者合其卷是謂五兩八尺曰尋五兩五尋則每卷二丈也合之則四十尺今謂之匹猶匹偶之云與婦來為供養也其見主於尊者兄弟以下在位是為已見

不復特見也諸父旁尊各就其寢亦為見時不來也
女雖未許嫁年二十亦為成人矣禮之酌以成之言
婦人執其禮明非許嫁之笄既笄之後去之鬈首猶
若女有鬌紒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昏禮婦見舅姑及女未許嫁加笄
分别之事婦來明日而見舅姑之時兄弟姑姊妹皆
立於舅姑之堂下東邉西鄉以北為上近堂為尊也
婦自南門而入入則從於夫之兄弟姑姊妹前度以

因是即為相見不復更別詣其室見之故云是已見也諸父謂夫之伯叔婦於明日各往其寢見之不與舅姑同日也女子十五許嫁而笄則主婦及女賓為笄禮主婦為之著笄女賓以醴禮之若未許嫁至二十而笄則婦人禮之無主婦女賓不備儀也既笄後尋常燕居則去其笄而鬌首謂分髮為鬌紒也既未許嫁猶為少者處之

嚴陵方氏曰納幣即昬禮所謂納徵以物言故曰幣

以義言故曰徵周官媒氏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王氏謂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五兩則以天地合數為之節正謂是矣

韠長三尺下廣二尺上廣一尺會去上五寸紕以爵韋六寸不至下五寸純以素紃以五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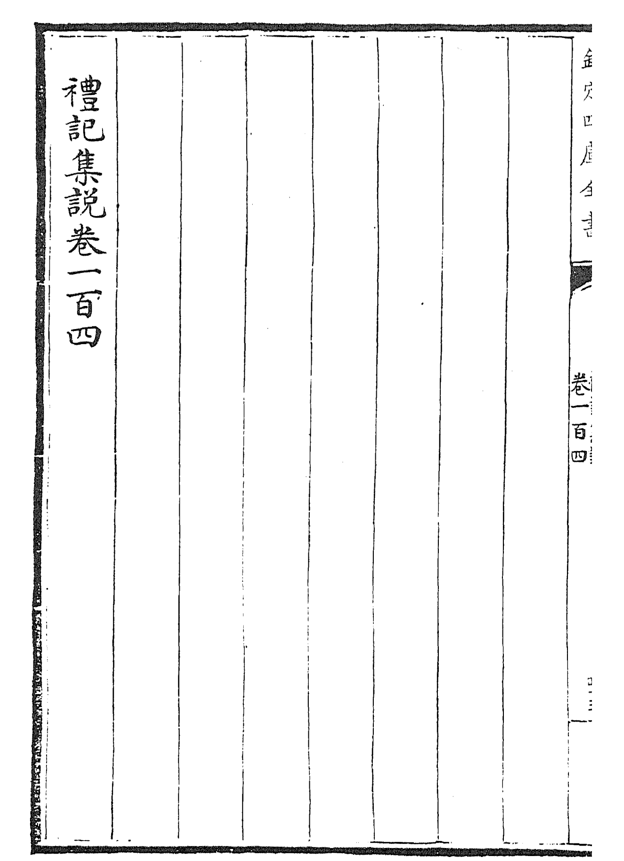
鄭氏曰會謂領上縫也領之所用蓋與紕同在旁曰紕在下曰純素生帛也紕六寸者中執之表裏各三寸也純紕所不至者五寸與會去上同紃施諸縫中

若今時絛也
孔氏曰韠韍也長三尺與紳齊也上廣下狹象天地
數也旁緣謂之紕上緣謂之會以其在下總會之處
故謂之為會謂韠之領縫也此縫去韠上畔廣五寸
謂會上下廣五寸紕謂會縫之下韠以兩邉紕以爵
韋闕六寸倒攝之兩廂各三寸也不至下五寸者謂
紕韠之兩邉不至韠之下畔闊五寸純以素者謂紕
所不至之處横純之以生帛此帛上下亦闊五寸也

紃條也五采之條施之諸縫之中也會之所用無文純紕既用爵韋故鄭知與紕同也純之上畔去韠之下畔五寸會之下畔去韠之上畔五寸以其俱五寸故鄭云與會去上同也

長樂陳氏曰韠長三尺所以象三才頸五寸所以象五行下廣二尺象地也上廣一尺象天也會猶書所謂作會也紕裨其上與旁也純緣其下也去會與純合五寸則其中餘二尺也紕六寸則表裏各三寸然

韠自頸肩而下則其身也鄭氏以其身之五寸為領而會為領縫是肩在領上矣衣之上韠猶尊上玄酒俎上生魚也古者喪服用韠無所經見詩曰庶見素韠是祥祭有韠也禮書



禮記集說卷一百四

謹案第三頁後七行父小功之末刋本父訛入據

經文改

第六頁後三行小功之親有服雖至不絶樂刋本

至不訛不至今改

第八頁前四行衣采者不麻刋本者訛也據義疏

及注疏改

第十頁前八行相者由左刋本者訛也據義疏及

注疏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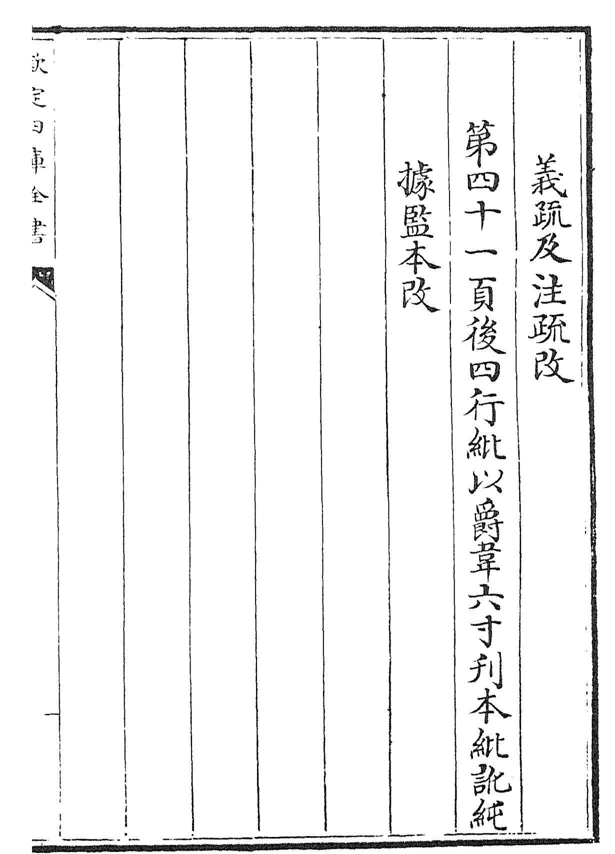
第十頁後六行天子飯九貝刋本貝訛具據監本改

第十四頁前六行六鄉主六引刋本鄉訛郷據周禮注改

第二十一頁前三行孔氏曰刋本氏訛子今改

第二十五頁後六行故至七月乃禘刋本七訛十據疏文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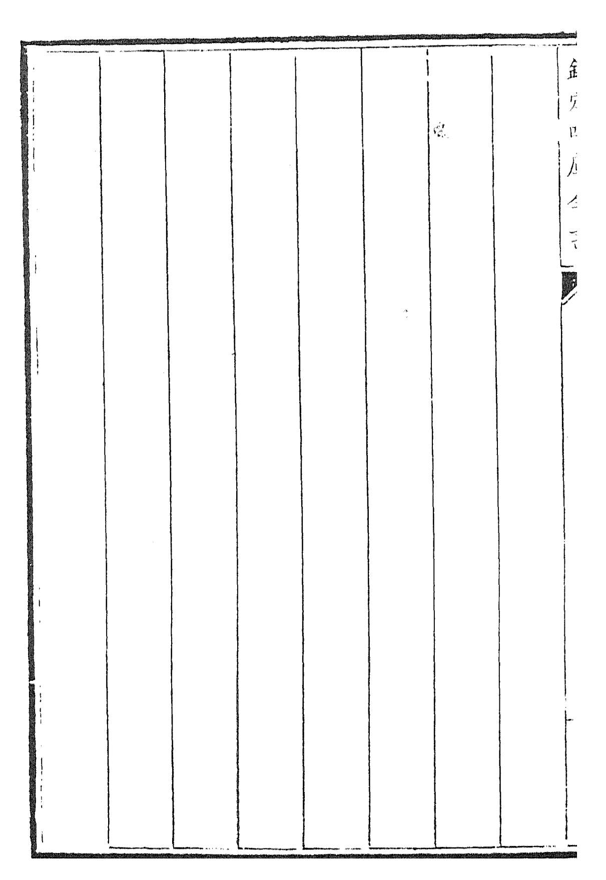
第三十頁後七行所執圭玉之制刋本圭訛龜據



義疏及注疏改

第四十一頁後四行紕以爵韋六寸刊本紕訛純

據監本改





覆校官編修臣項家達
校對官檢討臣盧應
謄録監生臣許溶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禮記集說卷一百六五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二百三十三 經部

禮記集說卷一百五　　宋　衛湜　撰

喪大記第二十二

孔氏曰案鄭目録云名曰喪大記者記人君以下始死小斂大斂殯葬之事此於别録屬喪服

嚴陵方氏曰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唯送死可以當大事周官以喪禮哀死亡則喪無非大事也然禮有小大此篇所記以大者為主故名曰喪大記

疾病外内皆埽君大夫徹縣士去琴瑟寢東首於北牖下廢牀徹褻衣加新衣體一人男女改服屬纊以俟絶氣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

鄭氏曰疾困曰病外内皆埽為賔客將來問病也徹縣去琴瑟聲音動人病者欲静也凡樂器天子宫縣諸侯軒縣大夫判縣士特縣去琴瑟者不命之士寢東首於北牖下謂君來視之時也病者恒居北牖下或為墉下廢牀廢去也人始生在地去牀庶其生氣

反徹褻衣則所加者新朝服矣互言之也加朝服者明其終於正也體一人體手足也四人持之為其不能自屈伸也男女改服為賓客來問病亦朝服也庶人深衣纊今之新綿易動揺置口鼻之上以為候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君子重終為其相褻

孔氏曰此明君及大夫等疾困去樂之事君謂諸侯此篇所記皆據諸侯以下案論語鄉黨云疾君視之

東首加朝服經云東首故鄭知君來視之時東方生長鄉生氣也案既夕禮云養者皆齊文王世子云世子親齊玄而養至病困改服故檀弓曰親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易羔裘玄冠即朝服也

嚴陵方氏曰疾甚至於病檀弓言曾子寢疾病論語言子疾病皆謂是也疾病則賓客見問故伯牛有疾而孔子問之曾子有疾而孟敬子問之皆禮然也曲禮曰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徹琴瑟疾病則所

謂有故也故皆徹而去之北牖與郊特牲言北墉下同義欲君南面而視之故也

馬氏曰君子之於其生也欲内外之有别於其死也欲始終之不褻則男女之分明而夫婦之化興此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所以必記於禮也昔者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及其易簀反席未安而没故論語亦云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則

曾子之死唯弟子與子侍側而已

李氏曰東首所以歸魂于陽北牖下所以反魄于陰使之各歸其真宅而已男子不死于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以齊終也

金華應氏曰掃庭及堂正家之常道今於此又皆掃者肅外内以謹變致潔敬以謹終也樂縣琴瑟自其疾即不作則聲音固已久闋於耳矣撤而去之亦不欲接於目也

君夫人卒於路寢大夫世婦卒於適寢内子未命則死於下室遷尸於寢士之妻皆死於寢

鄭氏曰死者必皆于正處寢室通耳其尊者所不燕焉君謂之路寢大夫謂之適寢士或謂之適室此變命婦言世婦者明尊卑同也世婦以君下寢之上為適寢内子卿之妻也下室其燕處也

孔氏曰此一經明貴賤死寢不同君謂諸侯諸侯三寢一正者曰路寢餘二曰小寢故春秋成公薨於路

寢道也僖公薨于小寢譏即安謂就夫人寢也夫人亦有三寢一正二小亦卒正者也適寢猶今聽事處其制異諸侯大夫與妻皆死於適寢大夫妻曰命婦而云世婦世婦是諸侯之次婦諸侯世婦尊與命婦敵故互言見義命婦死於正寢則世婦死女君次寢之上也卿之妻未為夫人所命則死在下室至小斂後遷尸還正寢也士之妻各死正室夫妻皆然故云皆也鄭註寢室通者士喪禮云死于適室此云卒於

適寢是寢室通也云尊者所不燕者謂尊嚴之處不就而燕息焉

嚴陵方氏曰路寢謂之路猶路車之路以大言之也適寢謂之適猶適子謂之適以正言之也言正則以別他下室及燕處也寢即正寢也士與其妻皆死于寢則以賤而無嫌故也

山陰陸氏曰諸侯子曰世子大夫妻曰世婦大夫不世爵禄然克生其子則世矣其妻謂之世婦以此内

命婦曰世婦蓋名生於大夫之妻

復有林麓則虞人設階無林麓則狄人設階小臣復復

者朝服君以卷夫人以屈狄大夫以玄赬世婦以襢衣

士以爵弁士妻以稅衣皆升自東榮中屋履危北面三

號捲衣投于前司服受之降自西北榮其為賓則公館

復私館不復其在野則升其乘車之左轂而復

鄭氏曰復招魂復魄也階所乘以升屋者虞人主林

麓之官也狄人樂吏之賤者階梯也簨虡之類小臣

君之近臣也朝服而復所以事君之衣也用朝服而
復之者敬也復用死者之祭服以其求於神也君以
卷謂上公也夫人以屈狄互言耳上公以衮則夫人
用褘衣而侯伯以鷩其夫人用褕狄子男以毳其夫
人乃用屈狄矣赬赤也玄衣赤裳所謂卿大夫自玄
冕而下之服也其世婦亦以禮衣榮屋翼升東榮者
謂卿大夫士也天子諸侯言東霤危棟上也號若云
臯某復也司服以篋待衣於堂前私館卿大夫之家

也不於之復為主人之惡
孔氏曰自此至復而後行死事明招魂之禮此一經
明復時所用之衣及招魂升降之節死者封内若有
林麓則虞人設階梯而升屋官職卑小不合有林麓
故狄人設階蕈虡階梯之類也小臣君之親近蕈君
魂來依之大夫士以下亦用近臣也君以卷謂上公
衮冕而下夫人屈狄謂子男之夫人男子舉上公婦
人舉子男之妻男子舉上以見下婦人舉下以見上

是互言也大夫招魂用玄冕玄衣纁裳故云玄賴也

世婦大夫妻也其上服唯襢衣言世婦亦見君之世

婦服與大夫妻同也士以爵弁士助祭上服也六冕

則以衣名冠諸侯爵弁則以冠名衣今言爵弁但用

其衣不用其弁也稅衣六衣之下也皆升自東榮者

復者升東翼而上也天子諸侯四注為屋東西兩頭

為屋簷霤下故言東霤大夫以下南北二注而為直

頭頭即屋翼自此升也中屋履危者當屋東西之中

履屋上高危之處而復也北面求陰之義鬼神所嚮也三號者一號於上兾神在天而來一號於下兾神在地而來一號於中兾神在天地之間而來也三招既竟捲斂所復之衣從屋前投與司服之官司服待衣於堂前者前謂陽生之道復是求生也如雜記所言則每衣三號降自西北榮者復者投衣畢而往西北榮而下也初復是求生故自東榮而上求既不得不忍虛從所求不得之道還故就幽陰而下因取西

北扉為便也故鄭註士喪禮云降因徹西北扉若云此室凶不可居也

嚴陵方氏曰設階必以虞人者以階之材必取諸林麓而虞人則掌林麓之官故也無林麓則無虞人故以樂吏之賤者代之顧命言狄設黼扆綴衣而不必箕虞之類者以此故斂則用大胥衆胥飾則用崇牙璧翣而棺槨之間以容柷為度

馬氏曰始死者人以不忍之心而望其重生求生者

人以必還之理而欲其不死故謂之復自君至於士
自夫人至於士妻各以其祭服之至盛者招之庶乎
神之衣是而來也中屋履危則求之上下之間北面
三號則求諸幽陰之義及乎不知神之所在而卒不
復也然後捲衣投于前而降焉蓋死矣滅矣不可以
復生矣則自小斂以至於葬此所謂唯哭先復復而
後行死事也然則死者不可以復生萬物自然之理
也于死而必為復既死而卒不能復聖人制此豈虛

禮歟亦以謂禮義之經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人情而已矣孝子之情苟可以生死而肉骨者無不為已况於萬一有復生之道何憚而不設此禮哉

山陰陸氏曰虞人所虞也狄人所樂也喪則憂戚幸其生故使虞人狄人設階周官夏采掌大喪以冕服復于大祖亦是此意大夫䌹纁言赬則大夫以下纁裳以赬代歟據一命緼紱幽衡再命赤韍幽衡士妻以稅衣亦互言爾玄赬冕服也大夫以玄赬則世婦

用鞠衣士以爵弁則其妻用禮衣即服皮弁其妻乃服稅衣矣君夫人應言東霤今言皆升自東榮主大夫以下天子諸侯為殿屋四注大夫以下雖亦四注其上猶有翼

復衣不以衣尸不以斂婦人復不以袡凡復男子稱名婦人稱字唯哭先復復而後行死事

鄭氏曰不以衣尸謂不以襲也復者庶其生也若以其衣襲斂是用生施死於義相反士喪禮云以衣衣

尸浴而去之神嫁時上服非事鬼神之衣也婦人稱字不以名行也氣絶則哭哭而復復而不蘓可以為死事

孔氏曰絳褋衣下曰神自殷以上貴賤復同呼名周則天子稱天子諸侯稱某甫且字矣大夫士稱名婦人並稱字氣絶而孝子即哭哭訖乃復故云唯哭先復復而不生故行死事謂正尸於牀及浴襲之屬也長樂陳氏曰不以衣尸不以斂此兩句共一說耳於

文為駢然則本但云復衣以衣尸不以斂也以衣尸者即士喪禮以衣衣尸者也不以斂者即士喪禮浴而去之者也

嚴陵方氏曰稅與袡皆謂之緣衣或以復或不以復者蓋祭之緣衣則謂之稅嫁之緣衣則謂之袡此其所以異服各以死者之祭服以其求於神故也

山陰陸氏曰復世婦以禮衣士妻以稅衣襢衣有袡稅衣亦有袡復升而復袡下垂故不以

始卒主人啼兄弟哭婦人哭踊

鄭氏曰悲哀有深淺也若嬰兒中路失母能勿啼乎

孔氏曰主人孝子男子女子也哀痛嗚咽不能哭故啼也有聲曰哭兄弟情比主人為輕也婦人衆婦也宗婦亦啼婦人雀踊而此云踊者通自上諸條並踊也

山陰陸氏曰主人啼而不哭兄弟哭而不踊婦人哭踊殺於上矣蓋踊所以動體安心下氣也

既正尸子坐於東方卿大夫父兄子姓立于東方有司庶士哭于堂下北面夫人坐于西方内命婦姑姊妹子姓立于西方外命婦率外宗哭于堂上北面

鄭氏曰正尸者謂遷尸牖下南首也子姓謂衆子孫也姓之言生也其男子立於主人後女子立於夫人後世婦為内命婦卿大夫之妻為外命婦外宗姑姊妹之女

孔氏曰此經明人君初喪子及夫人以下哭位也案

既夕禮云設牀第當牖士喪禮將含商祝入當牖北面故鄭知正尸牖下南首也子謂世子世子尊故坐于東方士喪禮主人坐於牀東是也卿大夫父兄子姓立于東方以士喪禮言之衆主人在其後又云親者在室謂大功以上當在室內東方但諸侯以上位尊故顧命康王之入翼室恤宅宗不宜與卿大夫父兄子姓俱在室內也卿大夫等或當在户外之東方遥繼主人之後也有司庶士卑故在堂下北面案士

喪禮云小功以下衆兄弟堂下北面此經直云有司庶士在堂下則諸父兄子姓等雖小功以下皆在堂上西面也夫人坐于西方者亦近尸故士喪禮云婦人俠牀東西但士禮略人君當以帷鄣之内命婦則子婦也姑姊妹謂君姑姊妹也子姓君女孫皆立于西方也外命婦外宗疏於内命婦故在户外婦人無堂下位故皆堂上北面舅之女及從母之女外宗中兼之也

山陰陸氏曰卿大夫序于父兄子姓之上國事先君臣也諸侯爲卿大夫服而不服父兄子姓以此序內命婦在上豈諸侯爲內命婦服視卿大夫服歟

金華應氏曰男東女西陰陽之大分也喪遽哀迫人雜事叢先謹男女之辨而各以類從則紛糾雜亂者有倫矣主東賓西內外之大統也男主居東之上而內之家長雖若母亦在西則示一國一家之有主而內外族姓之尊卑咸有所統攝矣

大夫之喪主人坐于東方主婦坐于西方其有命夫命婦則坐無則皆立士之喪主人父兄子姓皆坐于東方主婦姑姊妹子姓皆坐于西方凡哭尸于室者主人二手承衾而哭

鄭氏曰命夫命婦來哭者同宗父兄子姓姑姊妹子姓也凡此哭者尊者坐卑者立士賤同宗尊卑皆坐承衾哭者哀慕若欲攀援

孔氏曰此經明大夫士初有喪哭位之禮大夫之喪

哭位之中有命夫命婦雖有卑於死者以其位尊故坐哭若其無命夫命婦雖尊於死者亦皆立哭此是爲喪來哭者若有弔者當立哭不得坐也不顯父兄子姓及姑姊妹哭位者約上文君喪及下文士喪略可知也君與大夫位尊故坐者殊其貴賤士既位下故坐者等其尊卑無所異也　皇氏曰尊者坐卑者立謂爵位尊者則坐故上文君喪子及夫人坐大夫之喪主人主婦命夫命婦皆坐是也君之喪卿大

夫皆立卿大夫之喪非命夫命婦者皆立是也此尊卑非謂對死者為尊卑也成服之後尊於死者則坐卑於死者則立也

君之喪未小斂為寄公國賔出大夫之喪未小斂為君命出士之喪於大夫不當斂則出

鄭氏曰父母始死悲哀非所尊不出也出者或至庭或至門國賔聘大夫不當斂其來非斂時

孔氏曰此一節明君大夫士未小斂之前主人出迎

賔之節鄭註或至庭者謂世子迎寄公及國賔下文士出迎大夫是也或至門者謂下文大夫於君命是也以此言之則世子於天子之命士於君命亦皆然也士之喪大夫來弔其主人於大夫來弔不當小斂之時則出迎大夫案檀弓云大夫弔當事而至則辭焉註云辭猶告也擯者以主人有事告也主人無事則為大夫出但云斂不云襲者未襲之前唯為君命出其餘則不出故士喪禮未襲之前君使人弔主人

迎於寢門外是也君使退主人哭拜送于外門外於時賔有大夫則拜之非特出迎賔也雜記云士喪當袒大夫至絶踴而拜之亦謂斂後正斂時不出也

凡主人之出也徒跣扱衽拊心降自西階君拜寄公國賔于位大夫於君命迎於寢門外使者升堂致命主人拜於下士於大夫親弔則與之哭不逆於門外

鄭氏曰拜寄公國賔於位者於庭鄉其位而拜之此時寄公位在門西國賔位在門東皆北面小斂之後

寄公東面國賓門西北面士於大夫親弔謂大夫身來弔士也與之哭既拜之即位西階東面哭大夫特來則北面

孔氏曰前經明出迎賓遠近此經更辨拜迎委曲之儀降自西階不忍當主位也寄公謂失位之君國賓謂鄰國大夫來聘者鄭知寄公在門西者寄公有賓義也知國賓在門東者或本是吉使行私弔之禮故從主人之位皆北面者凡賓弔北面是其正故檀弓

云曾子北面而弔焉尸在堂上故鄉之也寄公小斂後稍依吉禮就賔位東面鄉主人也國賔亦以小斂後漸吉就賔位但爵是卿大夫猶北面也主人鄉其位拜訖即位於西階下東面哭之士之喪大夫親來弔立於西階下東面主人則降自西階下南面拜之拜訖即位西階下與大夫俱哭不迎大夫於門外此謂大夫士俱來若大夫獨來不與士相隨則北面故鄭註大夫特來北面也

山陰陸氏曰迎逢也凡言先之也若逆彼來而後往焉大夫於君命言迎士於大夫言逆以此

夫人為寄公夫人出命婦為夫人之命出士妻不當斂則為命婦出

鄭氏曰出拜之於堂上也此時寄公夫人命婦位在堂上北面小斂之後尸西東面

孔氏曰前經明男子迎賔此經明婦人迎賔也出謂出房也婦人不下堂但出房而拜於堂上也婦人尊

卑與夫同故所為出者亦同也前文云君之喪外命婦率外宗哭于堂上北面故鄭知此時在堂上北面也小斂之後遷尸于堂故知從婦人之位在尸西東面也

小斂主人即位于戶內主戶東面乃斂卒斂主人馮之踊主婦亦如之主人袒説髦括髪以麻婦人髽帶麻于房中

鄭氏曰士既殯説髦此云小斂蓋諸侯禮也士之既

殯諸侯之小斂於死者俱三日也婦人之髽帶麻於房中則西房也天子諸侯有左右房

孔氏曰自此至拾踊一節明人君大夫士等小斂之節及拜迎於賓及奠祭弔者之儀初時尸在牖下主人在尸東今小斂當戸内故主人在戸内稍東西面斂訖主人馮尸而踊主婦馮尸竟亦踊主人袒者鄉小斂不袒今方有事故袒衣也説髦者髦幼時翦髮為之至年長則垂著兩邉明人子事親恒有孺子之

義也若父死說左髽母死說右髽二親並死則並說之親沒不髽是也今小斂竟喪事已成故說之也括髮以麻者以用也人君小斂說髽竟而括髮用麻士既小斂亦括髮但未見髽耳婦人髽亦用麻也帶麻麻帶也謂婦人要絰也男子說髽括髮在東房婦人髽帶麻于西房與男子異處鄭註於死者俱三日者謂数往日也

藍田呂氏曰婦人不俟男子襲絰亦先帶麻者以其

無絞帶布帶且質略少變故因髽而襲絰也

長樂黄氏曰小斂所用之日以喪禮義考之但有死三日而斂若併死日而數二日而小斂三日而大斂今言三日而斂則恐指大斂而不及小斂唯白虎通義云天子諸侯三日小斂大夫士二日小斂此乃小斂日數雖引以為在禮有之然無所考天子諸侯殯葬月日與士不同則斂日亦當不同　又曰案士喪禮小斂馮尸主人括髮袒衆主人免于房婦人髽于

室又士喪禮曰既馮尸主人絞帶衆主人布帶喪大記曰婦人髽帶麻于房中以此觀之則知小斂馮尸之後括髮免髽之時主人已絞帶衆主人已布帶婦人已帶麻特主人未襲絰爾　又曰喪服斬衰章疏云婦人亦有絞帶布帶以備喪禮吕氏云無絞帶布帶當考

徹帷男女奉尸夷于堂降拜

鄭氏曰夷之言尸也於遷尸主人主婦以下從而奉

之孝敬之心也

孔氏曰此經明士之喪小斂訖徹帷夷尸之節初死恐人惡之故有帷小斂衣尸畢有飾故除帷也諸侯及大夫賓出乃徹帷見下文夷陳也小斂竟相者舉尸將出户陳于堂孝子男女親屬扶捧之至堂也降下也適子下堂拜賓也

嚴陵方氏曰周官凌人大喪共夷槃冰所以寒其尸使勿傷故曰夷牀曰夷衾皆以是夷堂者夷之為言

移也亦以傷為戒故也

山陰陸氏曰體魄降矣而謂之夷婉詞也盤曰夷槃牀曰夷牀衾曰夷衾亦以此即若知氣有升無夷也

君拜寄公國賓大夫士拜卿大夫於位於士旁三拜夫人亦拜寄公夫人於堂上大夫內子士妻特拜命婦氾拜衆賓於堂上

鄭氏曰衆賓謂士妻也尊者皆特拜拜士與其妻皆旅也

孔氏曰此經明小斂訖拜賔也君謂嗣君也小斂畢尸出堂嗣君下堂拜寄公國賔並就其位鄉而拜之也大夫士是先君之臣同服斬衰小斂訖出庭列位故嗣君出拜之卿大夫則就其位鄉而拜之士賤不人人拜之每一面三拜士有三等故也旁猶面也夫人拜於堂上婦人無下堂也大夫内子士妻夫人亦拜之卿妻曰内子大夫妻曰命婦不言者見卿妻與命婦同也特拜命婦特猶獨也謂人人拜之尊故也

拜內子亦然衆賔士妻賤故汜拜之亦旁三拜也此經唯舉君喪拜賔不云大夫士者文不具也大夫士喪拜賔亦然故士喪禮云主人拜賔大夫特拜士旅之是也　熊氏曰大夫士拜卿大夫者是卿大夫士家自遭喪小斂後拜卿大夫大夫於位士旁三拜大夫內子士妻亦謂大夫士妻家自遭喪小斂後拜命婦及拜士妻之禮大夫士各自遭喪并言之者以其大夫士家喪小斂後拜賔同故也

主人即位襲帶絰踊母之喪即位而免乃奠弔者襲裘加武帶絰與主人拾踊

鄭氏曰即位阼階之下位也有襲絰乃踊尊卑相變也母之喪即位而免記異者禮斬衰括髮齊衰免以至成服而冠為母重初亦括髮既小斂則免乃奠小斂奠也始死弔者朝服裼裘如吉時小斂則改襲而加武與帶絰矣武吉冠之卷也加武者明不改冠亦不免也檀弓曰主人既小斂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絰

而入也

孔氏曰主人拜賔時袒今拜訖襲衣加要帶首絰於序東復位乃踊也案士喪禮云先踊乃襲絰此先襲絰乃踊士為卑此據諸侯為尊故鄭註云尊卑相變也為父喪拜賔竟而即阼階下位又序東帶絰猶括髪若為母喪至拜賔竟即位時不復括髪以免代之免以襲絰至大斂乃成服所以異於父也拜賔襲絰踊竟後始設小斂之奠弔者襲裘加武者未小斂之

前弔者裘上有裼衣上有朝服開朝服露裼衣今小
斂之後弔者以上朝服揜襲裘上裼衣也加武者主
人既素冠素弁弔者故加素弁於武也帶絰者帶謂
要帶絰謂首絰以朋友之恩故加帶絰若無朋友之
恩則無帶唯絰而已拾踊拾更也主人先踊婦人踊
弔者踊三者三是與主人更踊也鄭註加武明不改
冠亦不免也者凶冠則武與冠連不別有武免亦無
武今云加武明不改作凶冠亦不作免弔所以有免

以四代袒免親及朋友在他邦嫌有免理故云亦不免也引檀弓曰以下證小斂之前裼裘小斂之後襲裘也此皆謂未成服前若成服後成錫衰緦衰等已具上檀弓疏

山陰陸氏曰鄭氏謂有襲經乃踊尊卑相變也然則袒括髮括髮袒亦相變言加武則著不以居冠弔據居冠屬武後經弔服也

君喪虞人出木角狄人出壺雍人出鼎司馬縣之乃官

代哭大夫官代哭不縣壺士代哭不以官君堂上二燭
下二燭大夫堂上一燭下二燭士堂上一燭下一燭
鄭氏曰代更也未殯哭不絶聲爲其罷倦既小斂可
爲漏刻分時而更哭也木給爨竈角以爲斞水斗壺
漏水之器也冬漏以火爨鼎沸而後沃之此挈壺氏
所掌也屬司馬司馬涖縣其器大夫不縣壺下君也
士代哭不以官自以親疏哭也燭所以照饌也滅燎
而設燭

孔氏曰此一節論君及大夫士小斂後代哭之異虞人主山澤之官故出木與角狄人樂吏主挈壺漏水之器故出壺雍人主亨飪故出鼎冬月水凍則漏遲無準故取鼎爨水用虞人木爨煮之也司馬夏官卿也其屬有挈壺氏故司馬自臨視縣漏器故挈壺氏云凡喪縣壺以代哭者縣漏分時使均其官屬更次相代而哭也有喪則於中庭終夜設燎至曉滅燎而日光未明故須燭以照祭饌也

賔出徹帷哭尸于堂上主人在東方由外來者在西方諸婦南鄉

鄭氏曰賔出徹帷君與大夫之禮也士卒斂即徹帷徹或為廢由外來謂奔喪者也無奔喪者婦人由東面

孔氏曰此明小斂後尸出在堂時法也鄭注士卒斂即徹帷士喪禮文賔出後乃除帷是人君及大夫禮舒也哭尸於堂主人位在尸東婦人位在尸西如室

中若於時有新奔喪從外來者則居尸西方欲異於在家也未小斂而奔者則在東方故奔喪註云其未小斂而至與在家同也諸婦南鄉謂主婦以下在家者婦人位本在西方東鄉今既有外新奔者故移辟之而近北鄉南也

婦人迎客送客不下堂下堂不哭男子出寢門見人不哭其無女主則男主拜女賓于寢門内其無男主則女主拜男賓于阼階下子幼則以衰抱之人為之拜為後

者不在則有爵者辭無爵者人為之拜在境內則俟之在竟外則殯葬可也喪有無後無無主

鄭氏曰婦人所有事自堂及房男子所有事自堂及門非其事處而哭猶野哭也出門見人謂迎賔也拜者皆拜賔於位也為後者有爵攝主為之辭於賔耳不敢當尊者禮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小斂之後男主女主迎送弔賔及拜賔之位又廣明喪主不在之義婦人質故送迎敵

者不下堂有君夫人弔則主婦下堂至庭稽顙而不哭也男子遭喪敵者來弔不出門若有君命則出門亦不哭也故士喪禮君使人弔徹帷主人迎于寢門外見賔不哭是也其無女主以下明喪無主使人攝者禮也若有主則男主拜男賔女主拜女賔無女主則男主拜女賔于寢門内少遠階下而猶不出門也無男主則使女主拜男賔於阼階下位鄉云女有下堂謂此也子雖幼小則以衰抱之為主而人代之拜

賔也為後者不在則有爵者辭者謂主有官爵出行不在而家有喪其攝主無官爵則辭謝於賔云已無爵不敢拜賔也無爵者人為之拜謂不在之主無官爵其攝主之人為主拜賔也若主行近在竟内則俟其還乃殯葬若主在國外不可待則殯又不可待則葬可也喪有無後無無主釋所以使人攝及以衰抱幼之義無主則對賔有闕故四鄰里尹主之無得無主也

嚴陵方氏曰有後無後存乎天有主無主存乎人存乎天者不可為也故喪有無後者存乎人者可以為也故無無主也

金華應氏曰有爵者來弔則辭謝不敢見重爵命也無爵者則代之拜有爵無爵蓋係於弔者而注以係於為後不在之人雖於理有之而有不通者人之於喪也惟其情之厚者則弔之初不視其爵之有無而為攝主者亦通大夫士而言也大夫或弔於士士或

弔於大夫其往來初無常而受弔者不拘為後之貴賤但弔者之至則隨其人而應之有所辭所拜之不同耳且攝主所以領賓而欲弔者之不虛辱耳若如注說則為後不在而必身無爵者於凡有容始一例接之茍有爵則一例辭之是皆無事乎接賓也又何以攝主焉在禮士不主大夫之喪士不攝大夫則有爵者喪必有爵者而後主之矣為主者有爵則受有爵之弔乃為相稱又何辭焉

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既殯授大夫世婦杖子大夫寢門之外杖寢門之内輯之夫人世婦在其次則杖即位則使人執之子有王命則去杖國君之命則輯杖聽卜有事於尸則去杖大夫於君所則輯杖於大夫所則杖

鄭氏曰三日者死之後三日也爲君杖不同日人君禮大可以見親疏也輯歛也歛者謂舉之不以拄地也夫人世婦次於房中即位堂上堂上近尸殯使人

執杖不敢自持也子於國君之命輯杖下成君不敢

敵之也卜卜葬卜日也凡喪祭虞而有尸大夫於君

所輯杖謂與之俱即寢門外位也獨焉則杖君謂子

也於大夫所杖俱為君杖不相下也

孔氏曰自此至隱者一節廣明君及大夫士三日後

杖之節制案下文大夫之喪既殯主人主婦至老皆

杖今杖不同日是人君禮也子杖通女子在室者若

嫁為他國夫人則不杖嫁為卿大夫妻同五日杖也

喪服四制七日授士杖君之女及內宗外宗嫁為士妻及女御皆七日杖也子大夫子兼適庶及世子寢門殯宮門也子大夫廬在寢門外得持杖拄地行以至寢門殯柩在門內神明所在故入門輯斂之不敢拄地也若庶子至寢門則去杖不得持入此大夫與子同者謂大夫特來不與子相隨也若與子相隨子杖則大夫輯子輯則大夫去杖故下文云大夫於君所輯杖是也夫人世婦在其次則杖者次謂西房居

喪之地則得持杖拄地即位則使人執之以堂上有殯也子有王命去杖者世子尊天子之命對之不敢杖也國君之命輯杖謂鄰國使人來弔世子未敢比成君故斂杖也有事於尸謂虞及卒哭祔祭敬卜及尸故去杖也大夫於君所輯杖者君謂世子經前云子後云君嫌是別人故鄭云君謂子也若大夫與世子俱在門外位大夫則輯杖敬嗣君也大夫與大夫俱在門外是兩大夫相對同為君杖不相降故並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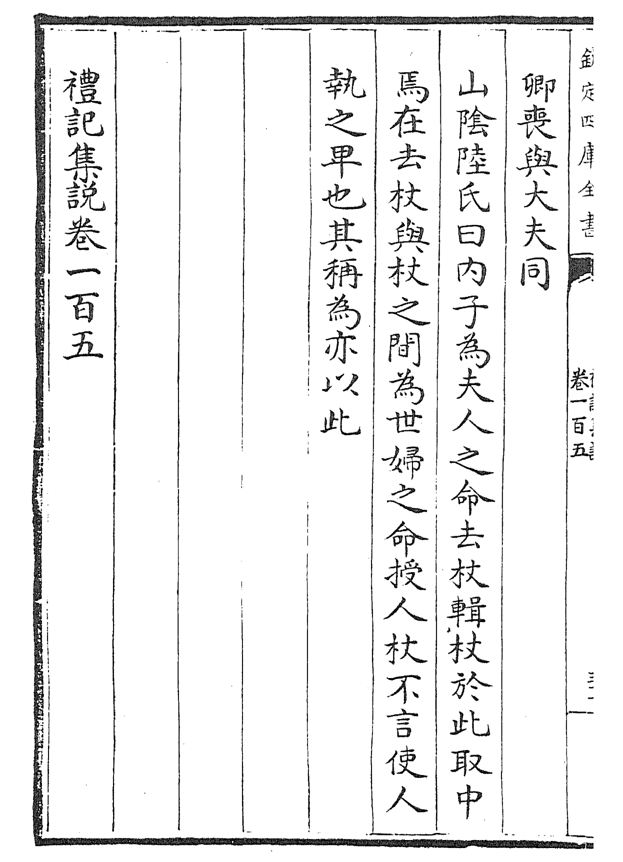
杖拄地也

山陰陸氏曰子夫人杖不言授嫌或使之

大夫之喪三日之朝既殯主人主婦室老皆杖大夫有君命則去杖大夫之命則輯杖内子為夫人之命去杖為世婦之命授人杖

鄭氏曰大夫有君命去杖此指大夫之子也而云大夫者通實大夫有父母之喪也授人杖與使人執之同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大夫杖節大夫死後三日既殯應杖者悉杖也大夫嗣子而云大夫者兼通子為大夫有父母喪也有君命則去杖對君命亦然也大夫之命謂嗣子對彼大夫之使則斂杖自卑下也兩大夫自相對則不去杖內子卿妻也有夫及長子喪君夫人有命弔已則去杖若有君之世婦命弔內子敬之則使人執杖以自隨卑於夫人故隨而不去也經云大夫之喪不舉命婦而舉內子卿妻者互文也欲見



卿喪與大夫同

山陰陸氏曰内子為夫人之命去杖輯杖於此取中焉在去杖與杖之間為世婦之命授人杖不言使人執之卑也其稱為亦以此

禮記集說卷一百五